

史

記

一八

蘇州大學圖書館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索隱曰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為一篇

平陽侯

正義曰晉州城即平陽故城也

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

索隱曰地理志平陽縣屬河東春秋緯及博物志並云參字敬伯。正義曰按沛今徐州縣也

秦時為

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

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索隱曰涓

音古將擊胡陵

正義曰縣名在方與南

方與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正

義曰方音房與音預兖州縣也

攻秦監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

三人。索隱曰本紀四川監名平則平是名公為相尊之稱

大破之東下薛擊泗

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

反為魏擊之正義曰曹叅擊方與豐反為魏索隱曰時雍齒守豐其為魏反沛

公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正義曰音夷軍碭

東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濞敗於狐父。索隱曰地理志碭屬梁國狐父地

名在梁碭之間徐氏引伍被云吳濞敗於狐父是吳與梁相拒而敗處。正義曰括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

東南三十里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抵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索隱曰司

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祁亭劉氏音遲又如字善置置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

漢祁城縣也言取碭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

狐父及祁縣之善置

虞皆屬梁國。正義曰宋州下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漢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虞國商均

所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索隱曰蘇林云縣名屬山

陽功臣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音寂及元父索隱曰地理志縣名

曹參世家

屬東平。○正義曰：括地志云：元父先登，遷為五大夫。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北救東阿。阿，○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擊章邯軍陷。

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二里北狄故城，安帝

改曰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

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

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

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成君。索隱曰：地理志建成

縣屬沛郡。遷為戚公。索隱曰：遷參為戚令。○正義曰：即爰戚縣也。是時屬沛郡。屬碭郡。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成武縣屬山陽

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濟陰成地名。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

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正義曰成陽故城濮州雷澤縣是。史記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遷於成之陽。故

曰成。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

賁軍破之。索隱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

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年。索隱曰曲立禹反，遇牛凶反。正義曰曲立羽反，遇牛恭反。

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中牟鄭州縣也。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

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負者位執珪。

古爵。從攻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陽武故城在鄭州名。陽武縣東立十八里，漢陽武縣城也。下

轅轅緱氏。索隱曰地理志：陽武緱氏二縣屬河南，轅轅道名在緱氏南。正義曰緱氏洛州縣也，括

地志云：環轅故關在洛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十三州志云：環轅道凡十二曲，是險道。絕河津。正義

曰：津濟渡處，括地志云：平陰故還擊趙賁軍，尸北破

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還擊趙賁軍尸北破

曹參世家

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鄉之北也。括地志云尸鄉亭在洛州偃師縣在洛

州東南也從南攻犍與南陽守應劭戰陽城應劭郭東曰今

南陽應劭云今赭陽赭陽是南陽之縣陷陳正義曰陷南陽守於陽城

郭東取死虜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嶢關也取之

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因藍田山為名又夜

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師

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正義曰梁

州本漢中郡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武都辯音皮莧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

縣在州西

雍棨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右扶風棨音胎。正義曰棨作棨音胎括地志云故

雍縣南七里故棨城一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郃國也

擊章平軍於好時南

正義曰括地志云好時城在雍州好時縣東南十三里

破之圍好時取壤鄉

曰地

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

索隱曰櫟音歷按文穎云壤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地關。正義曰音歷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壤坊是高櫟近壤鄉也

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

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

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

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

參將兵守景陵

漢書音義曰縣名也

二十日三

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

秦

蘇林曰今華陰

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

正義曰周

曹參世家

曰犬立秦更名廢立漢更名槐里
今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
以中尉從漢王出

臨晉關

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故言臨晉關今在同州也

至河內下脩武

正義曰今懷州獲嘉縣古脩武也

渡圍津

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註白馬

律有韋鄉韋律城圍與韋同古今字變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律一名白馬律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帝王

世紀云白馬縣南有韋城故豕韋國也續漢書郡國志云白馬縣有韋城

東擊龍且項他

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

正義曰徐州二縣

擊項籍軍

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立王武反於黃

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

程處反於燕

徐廣曰東郡燕縣駟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

往

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

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

云柱天在廬江替縣

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

還攻武彊

璜曰武彊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彊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

因

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

索隱曰擊諸才用反。

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

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

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邀軍東張

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駟按蘇林曰屬河東。索隱曰邀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

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

魏王於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

追至

武垣

徐廣曰何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蜀郡也

生得

魏王豹取平陽

正義曰晉州城是

得魏王母妻子盡定

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

相國夏說軍於鄔東

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古反

大破之斬夏

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

君而今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

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

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

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者濞陰

平原菑盧

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濞陰平原菑三縣屬平原濞音吐荅反。正義

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菑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盧縣今濟州理縣是也

已

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文穎曰或以為高密。索隱曰漢書

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大破之斬龍且虜其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闕

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千三百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

惠主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

大破之南至蕪還定竹邑相蕭留

索隱曰地理志蕪竹邑相蕭四

縣屬沛韋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扶離縣城漢竹邑城也李奇云今竹邑也

故相城在符離縣西北九十里輿地志云宋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蕭徐州縣也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

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

得王二人相二人將軍六人大莫敖

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

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

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

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

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漢書音義曰夫

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凡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

曹參世家

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

參始微時與蕭

何善及爲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

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

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

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索隱曰音張律反為中大夫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

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為我年少非也乃謂窋曰若

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

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窋無得言我告汝令諫汝父當自云是已意也窋

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窋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

曹參世家

帝讓參曰與也盜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盜為治。索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為治。

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

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

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

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

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

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

侯子盜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顯若畫一

徐廣曰顯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曰漢書顯作講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講亦作觀小顏云講和也。

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

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
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竒代侯立七
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
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
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
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
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
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
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

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
先圖善置執圭執帛攻城略地衍氏旣誅昆
陽失位北禽夏說東討田旣剖符定封功無
與二市獄勿擾清淨不事尚王平陽代享其
利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與之而始以善對前事不專尚王平則以其具
 則夫山丘禽獸莫不哀其死曰德信存矣德也無
 長圖善置無主也昂其好則神欲其為善者其
 亦宜不贊曰善本附地為善而善更故到中前
 則其美矣

曹參世家

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也

張良者

其先韓人也

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

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素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

縣東三十里韓里也

大父開地

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

相韓昭彥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索隱曰韓系家及系本並作桓惠王

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

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

相韓故

索隱曰謂大父及父相韓五王故云五世

良嘗學禮淮陽

正義曰今

陳州東見倉海君

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

夷穢君隆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為倉海郡今猶穢

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猶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得力士為

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服虔曰狙

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惣反○索隱曰應劭云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

之故今云擊秦皇帝博浪沙中

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武南按今浚

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

誤中副車

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奉車即御而從後

秦皇帝大怒大

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

留侯張良世家

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

圯音怡○索隱曰嘗訓經也閒閑字也從容閒暇也從容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邳披眉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

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

下邳人謂橋為圯文穎云沂水上橋也應劭云圯水之上

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

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

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

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

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

歐之

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索隱曰歐音烏后反

為其老彊忍下取

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

索隱曰業猶本

先也謂良心先已為取故遂跪而履之

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

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

徐廣曰一曰為其老強忍下取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

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

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

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

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

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

曰當如是出一編書

徐廣曰編一作篇

曰讀此則為王者

師矣後十年興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我矣

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阿縣東濟州故濟北郡孔

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冊黎履赤鳥

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

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秩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

師封齊侯也

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

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

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

漢書音義曰官名

良數以太

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

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殆訓近也

故遂從

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

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

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立盪樹黨項梁使良求

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

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

故字亦隨改

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

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

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揚熊

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

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

徐廣曰嶢音堯

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

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

爲五萬人具食

徐廣曰五一作百

益爲張旗幟諸山上

爲疑兵

索隱曰旗幟音其試

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

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

因其解擊之

素隱曰謂卒將離心而懈怠

沛公乃引兵擊秦軍

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

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

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

舍沛公不聽

徐廣曰一本曾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曾曰

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

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

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

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

晉灼曰資籍也欲沛

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為籍也

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

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索隱

曰見孔子家語

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

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

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

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

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輒

生

徐廣曰呂靜曰輒魚也音此垢反○索隱曰輒謂小魚也音趨勾反臣瓚按楚漢春秋輒生本姓解

教我

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

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

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
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
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
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
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
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項
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

蜀故請漢中地

項

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
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偽言
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
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
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
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派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

水通渭皆
以行船

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
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
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
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
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
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
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
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
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
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

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
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
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
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
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
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
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
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
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
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

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
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
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
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
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
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
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
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

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

後於犯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

表商容之閭

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

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固辭而不受餘解在商紀

釋箕子

之拘

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

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

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

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

其不可四矣殺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纛

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

周屏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

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

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

桃林之陰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十

二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

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

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

張良世家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
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
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

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

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

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彊強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彊楚者若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

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

事

索隱曰高祖罵酈生為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音祈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

今趣

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
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

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巳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

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

望見諸

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徐廣曰多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

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

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

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國而急趣丞相御

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

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

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皋

西有穀鼂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

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

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穀函正義曰穀三穀山也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隴山

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南連蜀之岨

張良世家

山故云右隴蜀也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

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

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也又阻三面而守獨以一

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

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憑古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

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說是

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曰詢國遷乃為大事

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

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
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
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
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
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
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
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
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
能致者天下有四人

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
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按陳

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
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

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祕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爲此說 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

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

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儕也。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

行而西耳

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

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

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

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

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

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

之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

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

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

傳留侯行少傳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
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
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upper詳許之
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
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
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
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
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
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
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

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漢書音義曰何

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其衆非天下

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

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

以三寸舌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封萬

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

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索隱曰辟音賓亦反會

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

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

留侯張良世家

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

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子房始

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

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

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

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也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

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大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

怪及藥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

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良亦異說耳父後化為黃石高祖離困者數

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

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

以為其人計魁梧竒偉應劭曰魁梧立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忤蕭該

云今讀為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警悟於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城明字也仲尼弟子傳

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

留侯凋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

進履宜假運籌神筭橫陽既立申徒作扞

灞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二傑辯推八難

留侯張良世家

赤松願遊白駒難絆嗟彼雄略曾非魁岸

留侯張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

縣屬陳留。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與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東昏縣衛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

少時家貧好

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

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

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

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子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涼師謂麩屑為紇頭

有叔

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

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

牖富人有張負

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或恐

是文夫爾

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

得之邑中有喪平貧待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

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

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

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

以

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

索隱曰一作執按言長者所乘

安車與載運之車軌轍或別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

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

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

陳平世家

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貨幣以聘予
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

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

兄伯以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

平

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

宰

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知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滎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

高祖也

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

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

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

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

漢書音義曰謝語其兄往

魏事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

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

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

曰礼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

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

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

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

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

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

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

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

陳平世家

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

徐廣曰漢二年因

魏無知求見漢王

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孟康云即无知也

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

徐廣曰亦曰涓人

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

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

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

盡謹

索隱曰謹諱也音惟又音喧漢書作皆怨

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

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

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

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
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譏陳平曰平
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

好外見中非所有

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

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
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
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
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
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

陳平世家

竒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
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
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
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
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婁之昆弟雖
有竒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
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
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
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
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

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
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
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
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
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
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溥曰猶無廉隅嗜
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
天下拍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
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
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

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
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
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
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
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
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
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旣疑
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
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
草具

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
食馮煖以草具如溲云彙草鹿惡之具也

進楚

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
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
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
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
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
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
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之漢
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立曰義曰躡
謂躡漢王足漢
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
封平以戶牖鄉用其竒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

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
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
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
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
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
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
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
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
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
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

索隱曰蘇林
云第且也小

顏云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

楚王故陳州為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

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

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

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

曰天下已定我固當身高帝顧謂信曰若母聲

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

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

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

陳平世家

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替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

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

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

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踈不如及其未到令漢

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妬妬之性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索隱曰章帝醜其名改云蒲陰也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

陳平世家

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
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
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
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
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
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顏
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
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
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
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

太后及呂頽讓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
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
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
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
傳教孝惠如傳曰傳相之傳也是後呂頽讓乃不得行樊
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
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守豐上東因從
戰不利奉孝惠曹元出睢水中卦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謚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陳平
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
兄事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

陳平世家

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
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
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
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
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
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
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
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
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

為帝大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
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
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
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
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
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
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
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前陳平為高
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
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
面質呂類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

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讒也呂太后立

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

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

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

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三歲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畱川王反辟

陽近畱川平降之國除 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

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

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

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

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

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二千戶居
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
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
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
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
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
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
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
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
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
了故並存兩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
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
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
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丘旦義曰頭數也君
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
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
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
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二年卒子何代侯
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

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增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宰肉先均

陳平世家

佐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金刺
舩露倮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滎陽計全平城
圍解推陵讓勃哀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
社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徐贇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

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云反字林音丘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

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蠶薄為生業也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云曲

葦薄也郭璞註方言云植縣曲柱也音直吏反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

家若俳優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曰左傳歌虞殯猶今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材官

引彊漢書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高祖

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

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

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

虞取之索隱曰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擊章邯車騎毀服虔曰略得毀兵也

如淳曰毀不進也瓚曰在軍後曰毀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毀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

功則曰毀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毀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槐里好時最是也定

魏地攻爰戚東緡徐廣曰屬山陽。索隱曰小顏音昏非也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

旻然則戶牖之為東緡音昏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在兖州金正義曰緡眉貧反括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也

鄉縣界以往至栗正義曰括地志云屬沛郡也取之攻齧桑

先登索隱曰徐氏云在梁彭城間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謂東阿之下

也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山陽定陶

襲取宛朐正義曰宛劬二音今曹州縣在州西四十七里得單父正義曰善甫二音宋

周勃世家

州縣也今夜襲取臨濟攻張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理志東郡壽

梁縣光武改曰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

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後章

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

沛還至碭一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碭得一歲又更二月也楚懷

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

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又云句盾令所見本各別

也也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

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正義曰緱音勾

洛州縣絕河津正義曰即古平陰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擊趙賁軍

尸北

索隱曰賁音肥人姓名也尸即尸鄉今偃師也謂尸縣之北

南攻南陽守齧

破武關燒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索隱曰或

是封號未必縣名也

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

食邑懷德

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

攻槐里好

時最

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屬右扶風

擊趙賁內史

保於咸陽最北攻漆

正義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正義曰今豳州新平縣古漆縣

也擊章平姚卬軍

索隱曰卬音五郎反平下將

西定汧

正義曰口有反

今隴州汧源縣本漢汧縣地也

還下郿

正義曰音眉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

頻陽

索隱曰地理志郿屬古扶風頻陽屬左馮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頻陽故城在宜州士門縣南三

周勃世家

里今土門縣併入同官圍章邯廢立索隱曰地理志槐里周曰犬丘懿王

縣屬雍州宜州廢也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此云槐里者槐里據後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邯本都廢丘而亡亦據

舊書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本

漢西縣也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正義曰音

也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

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

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

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括地志云潁陽故城在陳州南潁縣西北鍾離故城在濠

州鍾離縣東北五里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

之易下索隱曰茶如字讀易水名因為縣在涿郡謂破荼軍於易水之下言近水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易縣故城在幽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燕桓侯所徙都臨易是也

為多 素隱曰小顏以當高祖所行之道或以馳道為賜秦之馳道故賈山傳云秦為馳道東窮燕齊也

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 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絳州

曲沃縣南二里或以為秦之舊馳道也 **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

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 素隱曰蕭該云

左傳以偃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作霍。正義曰霍音瑣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時縣界漢後人縣也按樊噲會列傳作霍人其音亦同

以前至武泉 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 **擊**

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 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

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西六十五里在并州東南也 **破之還降太原** 正義曰并

日并

周勃世家

州縣從銅鞮還
并降六城也

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沙石

應劭曰沙石音沙或曰地名。索隱曰晉灼音赤

座反。正義曰按在樓煩縣西北

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

正義

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在并州寧縣界

二城因擊胡騎平城下

正義

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

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

馬絺

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絺名也乘音始證反

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

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

索隱曰圉守之名音胡困反

因轉攻得雲中守邀

索隱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

北四十里

丞相箕肆將勳

徐廣曰箕一作箕勳一作秦雲中郡

肆音如字包愷音以四反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

漢書勲亦作博字並誤耳

十二縣因復擊稀靈立破之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代郡。正義曰括

地志云靈立故城在蔚州靈立縣東十里漢縣也

斬稀得稀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縮反勃

以相國代樊噲會將擊下薊得縮大將抵丞相偃

守陜張晏曰盧縮郡守陜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

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御史大夫姓施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

幽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破縮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媯州懷

是復擊破縮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駟案服虔曰沮音阻。索隱曰按地理志

沮陽縣屬上谷。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媯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燕上谷秦因不改漢為沮陽縣

周勃世家

追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定上谷十二縣

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

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最都凡也謂揔舉其得相

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二人別破軍

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

人勃為人木彊軫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

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

責諸生說士不以賓王之禮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瓚曰令直

書也韋昭曰推不撓曲直至如推。索隱曰大顏云俗謂

愚為鈍推音直追反今按推如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

而坐責之云趣為我語其質朴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

官

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

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為太尉十歲

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

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

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

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

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

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

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
 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
 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
 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
 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
 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
 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
 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

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必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曰以公

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

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

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

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駟案

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遭得左右物提之也

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索隱曰服虔云

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啼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

得恚者嗔也遭者逢也謂太后嗔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

音蠻陌之陌入聲方言云曰絳侯縮皇帝爾應劭曰

蒙中南楚之間云陌額也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

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

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

爵邑絳侯既出口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

周勃世家

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

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

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

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條字駟案服虔曰條音條○索隱曰地理

志條縣屬渤海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條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條縣南十二里漢縣續絳侯後

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

負河內温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曰君後三歲

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索隱曰音柄貴重矣於

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

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

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

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此餓死法也居

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

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

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

軍霸上正義曰廟記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祝茲侯

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王

門名也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

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

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

周勃世家

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

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

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

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

節詔將軍五呂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

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

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

云左傳晉郤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天子為

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軾者車前橫木若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
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
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
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
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
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
以禦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
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文
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
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二年吳楚
反亞夫以中尉為大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大尉
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大將
軍大司馬即今十二衛
大將軍及兵部尚書也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

兵剽輕

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都尉為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間疑而傳疑

漢史得其實也剽音七妙反輕讀從去聲

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

索隱曰謂以梁

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過也亦有作餒音亦通

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

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

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

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

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

侯等

索隱曰韓頰當也。正義曰弓高滄州縣也

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

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

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

後吳奔壁東南陬

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鄰又音子侯反

太尉使備

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

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

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

索隱

曰地理志縣屬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

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城南徐州記云秦使赭衣鑿其地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

連亘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頸闊百餘步又夾坑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目一湖悉成田也

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金月餘

越人斬吳王頭

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

會稽郡故以丹徒為越人也

以告尼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周勃世家

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卻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

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

南皮章武侯

瓚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

先帝不侯

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

各以時行耳

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一相法也。正義人主作人生

自竇

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

侯

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

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

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
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
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
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
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王降陛下陛
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
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徐盧封
容城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二年以病免相頃之

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

韋昭曰大胾也胾音側吏

反。索隱曰。憐音。李轉反。謂肉。憐也。

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

顧謂尚席取箸

應劭曰尚席主席者。索隱曰顧氏按輿服雜事云去尚尚席掌武帳帷

慢也。箸音筋。漢書作箸。箸者食所用也。留侯云借前箸以籌之。禮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亦箸之類。故鄭玄云今人

謂箸為挾是也。

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

孟康曰設裁無筋者

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索隱曰言不設箸者此蓋非我意於君有

不足乎故如淳云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耳。蓋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不為足當別有辭。未必為之笑也。孟康晉灼雖探古人之情亦未必能得其實。顧氏亦同孟氏之說。又引魏武賜荀彧虛器各記異說也。

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

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

官尚方

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

甲楯

五百被

徐廣曰音披。翽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

可以葬者

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

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

子事連汙條侯索隱曰汙音烏故反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

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

不用也孟康曰不用女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曰孟康如淳已備兩解

大顏以孟說為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責此吏不得亞夫直辭以為不足任用故召亞夫別詣廷尉使責問召

詣廷尉正義曰景帝見條侯不對簿因責罵之曰吾不任用汝也故召詣廷尉使重推劾耳餘說皆非

也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

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

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

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二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

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

如有顛倒。索隱曰紀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名有不同也

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莒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

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攘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

索隱曰亞夫自以己之智謀足而虛已不學古文所以不體權變而

動有違忤守節不遜

索隱曰守節謂爭栗太子不封王信徐盧等不遜謂顧尚席取箸不對制獄是

也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絳侯佐漢質厚敦篤始擊碭東亦圍尸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豨伏誅臧荼破國事居送往推功伏德列侯就第太尉下獄繼相條侯紹封平曲惜哉賢將父子代辱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
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

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

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

參梁懷王揖言諸姬者眾妾卑賤史不書姓故云諸姬也

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

為代王

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

以參為

太原王

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

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

以勝為梁王

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

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

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

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

徐廣曰都

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

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

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

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

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

王清河

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

清河王

徙以元鼎二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

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小子愛幸異於他子

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

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

矣

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

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十一年也梁王

梁孝王世家

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

文穎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

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

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

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

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

陽徐廣曰在陳留圉縣駟案司馬彪曰圉有高陽亭也。索隱曰圉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出續

漢書郡國志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

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謂建也白

虎通云苑所以東者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方三百餘里索隱曰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

封域之方。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緩叢栖龍岫鴈

地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

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

梁孝王世家

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

大治宮室為複道自

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

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依巖鳧州鴈渚連亘七十餘里是也得賜天子

旌旗出從千乘萬騎

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一乘皆備千

乘萬騎而出也

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言警

索隱

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言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

招延四方豪

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

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

索隱曰周禮有奇衰之人鄭玄

云奇衰謫怪非常也奇音紀宜反邪音斜也

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

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哭器弩弓矛數十萬

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傳云巨亦大與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

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

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

節展曰但將駟馬往贊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注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

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

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

引出入正義曰著竹略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天子殿門與漢官

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

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

梁孝王世家

曰表盜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

后義格如淳曰政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鬪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政

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政棚。云政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

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

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盜及議臣乃與

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盜及他議臣

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索隱曰謂

意疑梁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刺之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

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立豹正義曰姓軒立名豹也及內

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
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
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
既至關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
服自此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
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
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
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
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
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

良山

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

有獻牛足出背上

索隱曰張晏云足當

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

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

王

索隱曰述征記碣石有梁孝王之冢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

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

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

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

梁為五國

索隱曰長子買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

盡

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

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
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
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
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
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
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

索隱曰漢書作讓

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

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
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
孝王在時有罍樽

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畫

雲雷之象以金飾之

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壘樽無得以

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壘樽平王大母李太后

曰先王有命無得以壘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

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

府取壘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

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

門措指

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策。索隱曰措音在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逐前隊皆作此字說文

云迫策也謂為門扇所策

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

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

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

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候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

而王與

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
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
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犴音岸
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
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
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
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
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
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
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
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

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
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
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

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關

孝

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
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
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
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
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

好

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

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

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

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

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

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褚先生曰臣為郎

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更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索隱

曰竇嬰表衣盜皆言如何周家立子不合立弟

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

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

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

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

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

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

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

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

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

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

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

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

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

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

梁孝王世家

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

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

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親謂親其弟而授之周人尚文尊尊謂尊祖之

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

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

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表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表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

梁孝王世家

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
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毅道太子死
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
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
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
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爲
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
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
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
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

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
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表
盜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表盜表盜顧之曰
我所謂表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
刺之置其劔劍著身視其劔新治問長安中削
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劔索隱曰謂梁國之
郎是孝王官屬某
子史失其
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
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
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
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

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

禮來還至霸昌廐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

取

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

史記卷之五十八
十一
廣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
醜孫羊竇嬰正議表盜劫傷漢窮梁獄冠蓋
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
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

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

為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子索隱曰闕音過漢書無于字程姬

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

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

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盜法曰聰明睿智曰獻以孝景帝前

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

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

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色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

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

子頃王授代立

索隱曰漢書云授謚頃音傾

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

江王二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

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壝垣為宮

索隱

五宗世家

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祿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墀垣牆外之短垣也

上徵

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

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

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

之祖因為累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累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軻祭脯酒而已按今

祭禮以軻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甓或用狗以其甓血豐左輪。正義曰荆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

坐侵廟墀地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竊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郢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

存而不啓蓋為榮不以道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

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

郢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街土置

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

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

從太子廢後
乃為王也

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
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
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
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興馬晚節嗇正義

曰晚節猶言末
年時嗇貪恡也

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

索隱曰謚法好
更故舊曰易

以孝景前二年用皇

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
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

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
 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
 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
 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
 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
 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
 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
 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
 正義曰淖女孝反夜使人迎與姦服舍
 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
 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及淮
 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

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

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

與姦也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

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

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

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

賊戾又陰痿正義曰委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

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

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

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

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愠遂為無些京省

蘇林曰為

無所訾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顏師古云此言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

府庫壞漏盡

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

賦端皆去衛

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

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

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

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

所以設詐究變

索隱曰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

彊足以距諫智

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

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卒

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

深索隱曰刻害深無仁恩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誑之辯以傷

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

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

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

也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已諱

五宗世家

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

權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權音角獨言權謂酷權也會音僧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權為平其注解亦得

於國經租稅

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

以是趙王家

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

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

之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

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埤蒼云襪祆祥也列子

云荆人鬼越人機謂楚信鬼神越信機祥者也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

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

境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

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

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

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正義曰樂五教反好內

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

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

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

五宗世家

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

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

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踈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

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

索隱曰漢書昆

侈謚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

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

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

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挂裳免纒笄施玄的結羽銀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婢女汙也

漢律云見婢變不得侍祠婢音半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

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

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

貧國

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

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

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

服虔曰鮒音拘

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

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

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謚法傷人蔽賢曰繆

齊有

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

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

五宗世家

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索隱曰漢書告

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

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

樓車鏃矢

應劭曰樓車所以窺者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

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爾雅金矢以金為箭鏃鏃字林音子木反

戰守備候淮南之

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

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

寄於

上最親

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正義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

為親愛也

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

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

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
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
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爲哀王子慶爲
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
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
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
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
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
之立二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

五宗世家

有所不愛姬生長男

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反蘇林音奪許慎說

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

梳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

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

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

亦以妬媚不常侍病

索隱曰媚音二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三蒼云媚丈夫妬也又

云妬女為媚

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

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

長子梳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

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梳共分財物太子王后

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梳梳怨王后太子漢

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

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

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

大行騫索隱曰按是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

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

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

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

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

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

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

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
王子平二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二萬戶為泗

水王

正義曰泗
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
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
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
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
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
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得自

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

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

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

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

臨江折軸闕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

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禔福長沙地小膠東

造鏃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為六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太司馬臣去病

索隱曰
姓霍

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
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
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
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
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
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盛夏吉時定皇子位

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
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

唯

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

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

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

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也下御

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青翟也御史大夫臣

湯索隱曰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息

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

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

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

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

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

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
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
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
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
賀等

正義曰
公孫賀

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

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
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
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
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
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

徐廣曰
一作關

臣旦臣胥爲諸

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

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木祭云並建諸侯

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

曰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

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

勸徐廣曰一作躬一作聃一作觀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疆使為諸侯王君以

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

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

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

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

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
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
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
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
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
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

蕭文終之後于鄴

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鄴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鄴音

也嗟褒厲羣臣平津侯等

索隱曰公孫弘之封平津侯也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

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

倉州鹽山南四十一里也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

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

建百有餘國

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分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

而家皇

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

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

尊卑相踰越矣

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

臣閔

索隱曰齊王也王夫人子

臣旦

索隱曰燕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

臣胥

索隱曰廣

陵王也

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

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

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

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休曰

白牡殷牲也騂剛赤脊周牲也

羣羊公不毛

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

賢不肖差也

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

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

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

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

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

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公羊傳文昭至

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

或在維綵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

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

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

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凌月氏正義曰凌音臻

氏音支至月氏月氏西戎國名在葱嶺之西也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

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三王世家

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
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
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鉤車
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

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

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

索隱

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常山
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

臣青翟臣湯等

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

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

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

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

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
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
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
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
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
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
臣壽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鄭
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等二十七人議皆
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
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
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

索隱

曰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他皆

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大僕臣
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
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
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
子闕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
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符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
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
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

閱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閱

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

製於戲如言嗚呼戲音稀

受茲青社

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

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

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

朕永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

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

君子怠

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

悉爾心允執其中

天祿永終厥有憊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

旦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永祖考

維稽古索隱曰楮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

能同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

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侵

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旼韋昭云旼民也三蒼云邊人云旼也

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

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師也降旗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

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

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

州以綏

臣瓚曰綏安也

悉爾心毋作怨母肥德

徐廣曰肥一作菲

索隱曰蘇林云斐發也本亦作肥肥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斐。正義曰肥音符味反

母乃廢

備

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

非教士不得從徵

張晏曰士不素習不

應召。索隱曰韋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弃之正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

義不得在於側也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

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

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

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

人有言曰大江之南

正義曰謂京口南至荊州以南也

五湖之間

索隱

曰五湖者具區洮瀾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

其人輕心揚州保

疆

徐廣曰一作壇駟案李奇曰保恃也

二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

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適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索隱曰楮先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弋獵鄒氏宵音謬謬亦小人也或作倭人

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

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六十年

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

貴故王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褻親親序
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
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
也故弗論箸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
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
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
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宣天子冲挹志
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閔國負海巨社
惟玄宵人不通葷粥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

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今後世得觀賢王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王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

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
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
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
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
閔閔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
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
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
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教倉
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

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裏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

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
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
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

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肥德

素隱曰本亦作肥案上策云作乖德

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

下云勿使王皆德也則肥當音扶味反亦音匪

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

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
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

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
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

九之卅九

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
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
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
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
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
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
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
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
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一
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
郡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
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
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

立以爲高密王

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

其後胥

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

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

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

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

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

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

索隱曰已下並見荀卿子

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

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

土燒墉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

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
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
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
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肥德
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凶
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
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
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
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
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

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
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
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

索隱曰案昭帝鉤弋夫人

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犬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諭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

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
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

往使燕風喻之

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

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
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

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
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
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
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
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口蒲意習於經術最後
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
近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為近故云爾雅相承云周公作以教成王又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謂王
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
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
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

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
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
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
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
下笑於是燕王且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
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且復與左將軍
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
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
大臣議曰燕王且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
脩法直斷行罰誅且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

請誅且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
且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

徐廣曰滫者澼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滫如禮滫澠之滫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人皆

不附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

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且

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

為廣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陽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以奉燕王

祭祀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